



談佛陀不記說，不答說的幾個問題

智 銘

第一個問題：正受、解脫。

有一次，摩訶男問佛：

「爲先正受而後解脫耶？爲先解脫而後正受耶？爲正受、解脫不前不後，一時俱生耶？」

這樣問了三遍，佛陀都默然不答，阿難則代佛回答：

「學人有戒，無學人亦有戒；學人有三昧，無學人亦有三昧；學人有解脫、無學人亦有解脫。……」

阿難接着解釋什麼是「學人」、什麼是「無學人」。

他說：

「此聖弟子住於戒、波羅提木叉、律儀、威儀、行處，受持學戒。受持學戒具足已，離欲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如是三昧具足已，此苦聖諦如實知、此苦集諦如實知、此苦滅諦如實知、此苦滅道跡（諦）如實知、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

五下分結已斷、已知——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此五下分結斷，於彼受生，得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處。彼當爾時，成就學戒、學三昧、學慧、學解脫；復於餘時，盡諸有漏，無漏解脫、慧解脫，自知作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彼當爾時，成就無學戒、無學三昧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。」

由以上的答語看來，行者是先學而後才解脫，至盡諸有漏而成就無漏的時候，已至無學戒、無學三昧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。這時候已無所謂正受、也無所謂解脫了，更沒有先正受而後解脫，或先解脫而後正受，或正受、解脫一時俱生的分別、執着了。所以佛陀無法以言說來說明正受、解脫的先後次序，若一言說，就不是真正受真解脫，因而三問而三次默然。

第二個問題：身即命或身異命：

有一次，婆差種出家請問佛陀：

「命即身耶？命異身耶？命異身異耶？」

這三個問題佛陀都回答他說：

「無記。」

婆差聽佛答說以後，詫異地又問佛陀：

「沙門瞿曇有何等奇！弟子命終，即記說言：『某生彼處、某生彼處。』彼諸弟子於此命終捨身，即乘意生身，生於餘處，當於爾時，非爲命異、身異也？」

佛陀向他解釋，過去之所以記說某弟子於此命終生於某處者，是因爲：

「此說有餘，不說無餘。」

婆差聽了還是不懂，請問佛陀：

「云何說有餘，不說無餘？」

佛陀告訴婆差：

「衆生於此處命終，乘意生身，生於餘處，當於爾時，因愛故取、因愛而住，故說有餘。」

婆差聽了佛陀的話，忽然開悟地說：

「衆生以愛樂有餘、染着有餘，唯有世尊得彼無餘，成正覺，世間多緣，請辭還去。」

於是，婆差離開佛陀，而認真學道去了。

由這段對話中，所謂身之與命，均因愛而有，由愛生出許多因緣，由這因緣故而有身、有命。佛陀之記某弟子於此命終，而乘意生身，生於餘處者，是該弟子仍有緣、有願（意），佛無所不知，故記該弟子於此命終，生於餘處。於此世間已無緣、無意，已得無餘，成正等覺者；唯有世尊一人。如佛弟子於此世已無緣，也不作意生於餘處而得無餘處，成正等覺，則此生身命即入涅槃，無所謂身異、命異了。

第三個問題：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：

有一次，婆差請問目犍連尊者說：

「餘沙門婆羅門有人求問：云何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皆悉隨答，而沙門瞿曇有來問言：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而不記說？」

目犍連尊者告訴婆差：

「餘沙門婆羅門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，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，則取著；如來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後死、非無後死，則生取著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，生取著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生取著。」

如來者，於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，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，則不着；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則不着；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、則不然，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則不然，甚深廣大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寂滅，如是因、如是緣，如來……不爲記說。」

前一個問題是談身、命，也就是談「生」；這一個問題是談「死」，衆生之所以有生，是因爲緣聚，之所以有死，是因爲緣散。緣聚、緣散則有衆生的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，長夜輪迴，不知苦之本際，所以佛說：「恒河流水乃至四大海水爲多，爲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爲多……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甚多，非彼恆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長夜喪失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宗親、知識、喪失錢財，爲之流淚，甚多無量。」衆生之所以

長夜輪轉生死，是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如實知，於五蘊的集、滅、味、患、出不如實知之故，若如實知而一一寂滅，則入於涅槃，不生不死。如此，則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已不可說，因為心行既寂，則言語道斷，所以佛陀均以「無記」來回答。

因為，記有「死」則是「斷」；計「無死」則是常，佛不執斷，亦不執常，無可言說，當亦無可記說。

第四個問題：有我、無我：

有一次，婆差問佛：

「爲有我焉？」

這樣問了三次，佛陀都不回答，那時，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，就稟告佛陀：

「彼婆差種出家三問，世尊何故不答，豈不增彼婆差種出家惡邪見，言沙門不能答其所問。」

佛陀聽了，才不得已地說：

「我若答言：『有我』，則增彼先來邪見；若答言：『無我』。彼先癡惑，豈不更增癡惑？言先有我，從今斷滅，若先來有我，則是常見；於今斷滅，則是斷見，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生。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悲、惱苦滅。」

因為佛陀不站在二邊看問題，所以不作有我、無我之說，執有我即落於常見；執無我即落於斷見。斷、常不記，行於中道。則不常、不斷。不常、不斷，則無可言說，是以，佛陀被三問而默然不答。目的是怕增加婆差的邪見。

最後，佛陀對以上的幾個問題，還是勉爲其難地作了一個綜合的結論，佛說：

「若作是見：世間常，此則真實，餘則虛妄者，此是倒見；此是觀察見、此是動搖見、此是垢污見、此是結見；是苦、是閔、是惱、是熱，見結所繫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未來世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悲、惱苦。」

若作是見，世間無常、常無常、非常非無常；有邊、無邊、邊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；是命是身、命異身異？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此則是倒見，乃至憂悲、惱苦生。」

婆差聽了佛陀的結論，又問：

「瞿曇何所見？」

佛說：

「如來所見已畢，然如來見，謂見此苦聖諦、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作如是知如是見已，於一切見、一切受、一切生、一切我、我所見，我慢繫着，使斷滅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，如是等解脫。比丘！生者不然，不生亦不然……色已斷已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已斷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無復生分，亦不復起。若至東方、南西北方，是則不然，甚深廣大，無數無量亦滅。」

由這結論看來，佛陀之所以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來不去者，是因其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已斷已知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如實知。有正見而無倒見，故對於以上的四個問題，或以默然不答、或以「無記」相答，這完全是因為這四個問題不可以言說，佛弟子學佛，就是學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能斷、能知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如實知，能斷、能知、如實知者，即生正見，不生倒見，不着身、命；有後死、無後死；有我、無我；甚至也沒有正受、解脫，盡諸有漏，入於無漏，涅槃相現，不生不死了。